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邱庭澍

給事中_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郭晉

謄錄監生_臣陳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二十一

明 胡廣等 撰

宣公下

甲定王十年十有二年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十五鄭

子十年宋文十四秦桓

春葬陳靈公

羊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倘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
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杜氏曰賊討國復

卷二十一
二十二月

然後得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汪氏曰君子之心無

私故討賊不問內外蓋惡惡者天下之同情也

楚子圍鄭

左傳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徵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阤入盟子良出質

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

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遠道

左傳作遠路
公羊作路衢

蓋即其國都

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
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
父諸夏不能討而蠻荊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
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未減於以

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汪氏曰據左氏
公羊所記鄭襄

公屈服於楚禮卑辭巽以求免則楚之凌暴亦甚矣
然其能不聽左右之言而退師許平薄於利而不要
其土則比於狡焉思啟封疆者猶有改過遷善之美
意也高氏曰封陳侯者非楚本謀也不善而能改也

故書入與鄭平者楚本謀也不為利謀所誘故書圍廬陵李氏曰鄭自此從楚直至成五年蟲牢之盟方

向晉臨川吳氏曰中國不能伯與國屈服於荆蠻鄭伯禮之恭辭之善以媚悅於楚極矣悲夫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左傳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教為宰擇楚

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
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
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
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
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
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
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
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
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藐子曰不可晉
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
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
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為也以
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
三三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
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
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

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
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
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夫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
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如
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
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
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
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
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殺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
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
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
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
有貳心楚師驕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
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

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蚡冒筆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宮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宣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

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
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還大
國之迹於鄭曰無辭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
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
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
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
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
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
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
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
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
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
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
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
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

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
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
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
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
帥七覆於救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
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
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難
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
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右廣以逐趙旃
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
楚師也使執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
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
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
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
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
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

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
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
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
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
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
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
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憊之脫局少進
馬還又憊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
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
旃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
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
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
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
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
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者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

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其
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
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
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故乎路衢鄭伯肉袒左
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
禍是以使君王沛馬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
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
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
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撫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
郢之與鄭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
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
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
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祥吾以不祥道民災
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
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
王曰弱者吾威之强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

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穀梁傳績功也

功事也日其事敗也杜氏曰邲鄭地

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

何氏曰序林父於上罪起其事言及者明晉汲汲欲

敗楚

爾按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

杜氏曰不書救

者以其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耳或謂不書救鄭是予楚以伯然晉文晉悼之伯書楚人救衛救鄭豈不

予晉以

伯乎

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

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

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

王氏曰據楚成救鄭則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

楚得臣救衛則書晉侯齊宋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今此晉救鄭當書楚及晉戰

按邲之役

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

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

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

南史沈慶之傳閫外之事將軍所得專制

李衛公問對古者出師命將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雖

君令有所不受

史記穰苴傳將在軍雖君令有所不受前漢書周亞夫傳上勞軍至細柳

不得入曰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詔上曰此真將軍矣唐書段志玄傳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

門太宗夜遣使至志玄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
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帝歎曰周亞夫何以加況其

屬乎樂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

敢逼

事見左傳
成公六年

偁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瑩

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偁陽

事見左傳
襄公十年

林

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

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

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

從韓獻子分惡之言

朱子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是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

林父邲之役先穀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
之是何等見識當時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
穀而誅之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

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茅堂胡氏曰邲之戰先穀

趙旃實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責元帥也武侯祁山之戰違命於街亭者馬謖也失於箕谷者鄧芝也而武侯深自刻責以為咎皆在已此亦春秋一統之義也任歸於一者責有所歸權分於下者衆無適從吳楚既反漢用條侯以梁主之貴太后之尊交請救援條侯謹守便宜竟破七國唐六道重兵攻圍淮蔡久而無功及裴度視師雖韓弘亦與疾督戰遂擒元濟代宗以九節度之師圍慶緒不立元帥一夕而潰其成敗之績豈不著明也哉張氏曰經以林父及之者言林父之為志乎此戰也蓋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

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不知楚莊虎討陳亂則師出有名而所以施於鄭者又進退得宜勇怯中節林父上不能輔君討亂以行盟主之大義而此行本為救鄭而鄭已服楚先穀之徒恃強專制故林父雖知楚之不可敵而不能止諸師之從楚師考公羊則知楚之所以勝考左氏則知晉之所以敗此春秋所以不書救鄭而特以林父主此戰著其敗師之罪也陳氏曰以大夫敵君於是始韋之戰不惟敵君且盟齊于師矣永嘉呂氏曰自楚執討賊之權於是陳為楚有鄭不堪楚之屢伐而受盟辰陵然曰與其來者可也則猶未純乎從楚也故徵事於晉晉既不能自陳而僅爭鄭則鄭之一戰晉楚勝負之一決也自邲之敗而楚伐宋橫行於中國而莫制矣汪氏曰林父身為元帥始既不能禁副屬之違令而專行終又不能躬帥士卒冒矢石而力戰乃鼓於軍中倡為棄甲曳兵之敗敗則喪師之罪不責林父諉於誰乎然

楚君大夫與中國戰皆貶書人故楚成於泓得臣於城濮囊瓦於柏舉並書人惟此書晉荀林父帥師以敵楚子者尊中國而抑蠻荆故不以林父之有罪而貶之也泓之戰貶楚子此不貶者楚成設詐禽宋公於乘車之會以伐其國又乘勝不悛而敗宋於泓則與楚莊為中國之所不能為者異矣○劉氏曰子玉不見名氏林父見名氏公羊皆為不敵君可怪也哉廬陵李氏曰春秋中國與楚戰不以勝敗皆以中國為主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公羊以為荀林父稱名氏先楚子者惡林父非也此因得臣書人而穿鑿耳陳氏亦以為大夫敵君於是始蓋主公羊說未可從也胡氏主乎是戰之說亦是蓋雖以中國為主然息爭之道當責之中國也義皆可通要之此條楚書子則知其非貶矣林父不書救則知其有罪矣不貶者退師之情可恕有罪者敗師之責難逃

秋七月

附錄

左傳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

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濮城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穀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傳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免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晉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杜氏曰蕭宋附庸國

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

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高氏曰楚既得陳鄭又敗晉師遂深入中國憑陵諸

夏滅人之國書以著其暴汪氏曰楚莊滅
蕭所以逼夫宋而脅中國諸侯之服已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此大夫同盟之始左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
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程子
曰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
渝故書人以貶之杜氏曰清丘衛地

書同盟志同欲也

楊士勛曰新城書同傳云同外
楚則清丘亦是外楚省文也

或

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
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
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

盟好所謂不待敗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

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

杜氏曰宋代陳衛救之不計貳也楚代宋晉不救不恤病

也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

楚既入陳

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

者宜信任仁賢脩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

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斬

音祈

以禦楚

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

陳氏

曰曷為貶稱人猶曰人自為盟也人自為盟自鹿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在見何中國久無伯也

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

皆可知矣

家氏曰幽之同盟內外大小翕然來同齊霸之方盛也新城之同盟諸侯散者復合

晉伯之漸衰也清丘之同盟異者衆而同者鮮晉不復可言霸矣而春秋於四國之為此會猶以同盟書嘉其不以勝負為從違捨燎原強勝之楚從喪敗方新之晉是故猶許之以同盟然視于幽之同則不可同日語矣汪氏曰新城之同晉以趙盾主盟清丘之同復以四國之大夫盟齊盟所以一天下之心而晉以大夫尸之又其甚而諸侯之大夫與焉伯業之不振宜矣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同盟五清丘斷道蟲牢馬陵于蒲○劉氏曰左氏云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夫春秋之世不實其言者衆矣奚獨此耶且華椒不貶

宜被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
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
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二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
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
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
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
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

自見矣

高氏曰書衛救陳者所以罪宋也然衛方盟於清丘而反救陳救雖義事而有背盟之惡

故稱人汪氏曰清丘之載書恤病討貳而宋之討陳衛之救陳皆非春秋所與者不度德不量力而啟釁於強楚渝盟失信以從簡書名雖是而實則非矣

乙定王十
丑一年

十有三年

晉景四齊頃三衛穆四蔡文十六鄭襄九曹文二十二陳成三杞桓

四十一宋文十五
秦桓九楚莊十八

春齊師伐莒

公作
伐衛

左傳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臨川吳氏曰齊以強陵弱而伐莒十一年之伐稱齊人此稱齊師者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汪氏曰公羊作伐衛證之經文前後皆無齊衛交怨之事而於莒則四年平之不肯而魯伐之

卷二十一
十一年齊又伐之
則伐莒無疑矣

夏楚子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
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
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
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

詞于伐而得書爵

張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

區之力強中國由此致伐汪氏曰文定責宋特譏其
敗致兵之罪失保國之策非以楚之陵中國為無罪

也蓋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耳廬陵李氏曰楚有事於中國皆自鄭及宋楚成之爭伯敗宋於泓楚穆之爭伯弱宋於厥貉楚莊之興挾鄭人以侵宋卒之今年之伐明年之圍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成十八年彭城之役楚又挾鄭以圖宋向非悼公之盛則于宋之盟不待襄公之末年而天下分伯矣

秋螽

杜氏曰為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

事見左傳文公十二年

濟涇

而次欒黶

於斬反

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

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

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

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

官罪累上也

高氏曰邲之役三帥皆欲還先穀固請戰遂及於敗至是以為討然釋趙旃魏

錡不討而獨誅先穀為政不平殺者不受治矣又族滅之惡之甚也張氏曰越椒將攻王而楚莊尚思子

文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益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附錄

左傳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如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

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丙定王十
寅二年

十有四年

晉景五齊頃四衛穆五蔡文十七鄭襄十曹文二十三卒陳成四杞

桓四十二
秦桓十楚莊十九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春孔達繼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

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

茅堂胡氏曰孔達之死謀之不臧者也先

君雖有約言若其有罪而大國見討亦可踐言不自省乎而況同盟口血未乾即亢大國之討以危其社稷乃以身死之求說於晉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奚遠哉是時陳貳於楚為孔達計者若顧約言告之以不當

貳可也

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

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

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蘇氏曰孔達則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

干盟主故稱國以殺陳氏曰孔達自殺而稱國以殺其君意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夏晉侯伐鄭為郟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名之

按左氏傳為郟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讐之

兵詞無所敗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張氏曰屈而知伸敗而能

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興爭鄭之師故書晉侯以著其師之為報怨也高氏曰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夫鄭背盟即楚討之正也然靈成以來文公之澤浸微干戈日尋積而至於蜀之盟而中國盡入楚矣豈特失鄭而已乎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辱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劔及于寢門之外車及於蒲

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
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
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
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
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
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
本故責宋為深若蠻荆圍中國則亦明矣

臨川吳氏曰宋前以

救蕭而見伐今又以殺楚使而受圍楚之荐食上國
宋之挑釁強夷俱可罪也汪氏曰楚莊始而滅蕭以
逼宋繼而伐宋以聲其救蕭之罪又遣使過宋不假
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於是國君親將環其國而
攻之然則楚子之志在於陵暴中國以取威爭伯其
惡甚矣文定作傳屢責宋而不責楚者楚人憑陵中
夏之罪顯而易見而宋有致兵之由其罪未著也故
備論之廬陵李氏曰楚至是再圍宋矣僖二十七年
書楚人嫌詞也此
書楚子直詞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宴桓子與之言魯樂
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

謀人謀人人亦謀已
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
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
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

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

王氏曰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宋衛鄭之君子鄆而

後公孫叔會晉侯于戚至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則大夫自為會矣大夫盟諸侯始於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而後公孫叔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至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則大夫自相盟矣然莊僖以上大夫未專政也文宣以下大夫始專政矣

君若贅旒何氏曰贅繫屬

之辭旒旒旒旒以旒旒為喻者為下所執持

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

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

明矣

張氏曰魯素事齊而宣公之立公子遂主之故其父子常親于齊而齊亦不復計等列之不班

從而與之會也非禮甚矣王氏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廬陵李氏曰大夫會諸侯始於單伯會齊侯于鄆繼見于公孫教會晉侯于戚不知胡氏何以始發傳於此豈非以非伯事而私相會乎

附錄

左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

乎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丁定王十三年

十有五年

晉景六齊頃五衛穆六蔡文十八鄭襄十一曹宣公廬元年陳成五

杞桓四十三宋文十七秦桓十一楚莊二十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不假道於宋以啟釁端而圍之陵蔑諸夏甚矣

襄陵許氏曰楚圍宋之威振及魯矣

諸侯縱不能畏簡書卹同惡存先

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

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當時天下盛

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陳氏曰吾大夫始特會楚也朱子曰公孫歸父會楚

子于宋宋人及楚人平春秋責其叛中國而從夷狄爾罪其貳霸非是春秋豈率天下諸侯以從三王之罪人哉廬陵李氏曰歸父會楚子于宋正與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書法事情皆同左氏胡氏傳得之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殺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受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使解揚

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
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
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
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不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
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義而
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
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
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
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
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
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
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
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
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
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

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
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賤曷為
賤平者在下也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
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
存焉道之也

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賤也春秋賤欺詐
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
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賤也善則
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
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

臣之義也

董子曰子反與華元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

世衰道微暴行交

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而人道將

滅亡矣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

啖氏

曰和而不盟曰平

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

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

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

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

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

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

備三恪

汪氏曰本作憲敬之如賓客也

橫見侵偏非有可滅之罪也

若以太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為虐陵

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

天下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

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

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

知春秋之法矣

晉書羊祜與吳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抗遺祜酒祜饋抗藥時謂華元子反

復見于今朱子曰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
陳氏曰凡平不書必闕於天下之故也而後書有與
楚平者矣文九年陳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至宋
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至莊王始書之
必宋從楚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
致意焉永嘉呂氏曰晉與楚爭陳楚討少西氏之亂
而陳在楚宇下矣晉與楚爭鄭邲之戰敗而鄭又在
楚宇下矣宋伐陳而衛救之則衛又貳於楚歸父會
于宋而魯又即於楚楚之圍宋軍罷食盡而將去矣
宋人告急晉不能出師以援之宋及楚平豈得已哉
書曰宋人及楚人平以見中國之無伯也以見荆楚
之恣橫也以見諸侯之有畏於楚而莫有能救之者
也○劉氏曰公羊云大其平乎已也非也臣無專美
古今之詔也子反何不退與其君謀而擅與宋平乎
穀梁云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暨齊平何以不曰
暨齊人平乎又云外平不書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非也宋幸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爾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平五獨此為外平此條之說陳氏為長宋楚稱人疑穀梁為優胡氏專取公羊則以此平不過子反華元一言而解宋楚實未嘗有盟誓也恐當時未必能如此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左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奢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恃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

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其稱曰謹之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

陳氏曰滅國之稱曰者謹之也滅國之大夫其稱人者貶之也故荀林父之滅潞氏隨會之滅甲氏春秋皆略而不書所以深著其強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

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

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晉人之伐之者非耶徐

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

見書費誓

獫狁孔熾侵鎬

合老

反及方宣王伐之

見詩小雅六月

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

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鄆舒

者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鄴舒轅

音患

諸市立黎侯安

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

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

畧狄也

高氏曰是時楚肆其疆圍宋踰年晉不能救而反伐狄利其土地亦怠於憂中國矣汪氏

曰滅晉景公會狄于攢而不討函陳滅赤狄潞氏而不救宋汲汲於開疆而忘中國不可以言伯矣永嘉

呂氏曰潞氏屢侵中國晉景滅之似也然楚之圍宋歷三時而不解晉不能興兵往救而徒加兵於狄今

年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明年書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觀宋人之告急晉侯欲救之而

伯宗方以納汙藏疾自諉及晉侯之欲伐狄諸大夫皆以為不可而伯宗乃曰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

若之何待之嗚呼是誠何心哉其為謀不過陵弱畏
強爾不得志乎楚乃求得志於狄晉侯以是賞桓子
又以是賞士伯又獻狄俘于周君臣之問矜然德色
何暇謀及楚哉備書而義自見矣陳氏曰滅國以其
君歸皆稱爵如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楚人滅頓以頓
子牂歸楚人滅胡以胡子豹歸第言奔者不名之以
歸者名之○劉氏曰公羊云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
亡爾非也四裔之君稱子周禮也非為善而亡也蓋
迷於有爵爾

秦人伐晉

左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
櫟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
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
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

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廬陵孝氏曰此條諸傳皆無左氏發傳於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後疑此文本是此經之傳故陳氏曰秦人秦伯桓公也則亦以為即七月之伐矣經傳之文其月曰先後者甚多不知杜氏何以不取高氏曰自三年秦師伐晉晉不報秦今十四年矣此復來伐者乘晉兵略狄土而闚其虛也故貶而人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也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

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王臣有書字而言字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比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詞

也

何氏曰天子之庶凡天子不言子弟故變文言王札書者惡天子不以禮尊之而任以權王氏曰變

文先名若王猛然高氏曰矯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其罪然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內臣柔弱之類無異書王子札則與王子虎無異故變文以別之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

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

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

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

君子以為義

事見左傳昭公十四年

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

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或問

王札子陸淳以為王子札茅堂胡氏曰讀經當看大旨有疑處且闕之聖人之意只是罪挾王命專殺耳蜀杜氏曰桓襄之前列國諸侯交相戰伐列國不稟王命也至此而王臣有相殺者內之卿士不奉王命也襄陵許氏曰拓拔魏世高歡觀張彞之變而生亂心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故法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趙氏曰公羊云王札子者長庶之號也此妄穿鑿爾劉氏曰殺梁云不言其何也

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云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乎

附錄

左傳晉侯賞桓子秋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言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秋螽

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

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張氏曰自六年至今三遇螽災而加以水旱此宣公不

修德節用愛人之所感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作年婁

杜氏曰無婁杞邑王氏曰隱四年莒伐杞取年婁即其地

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

詳見文公元年會戚注

又無

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

詳見文公八年盟衡雍注

禮亦不自

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

史記齊世家康公十九年陳恒曾孫田和

始為諸侯還康公海濱晉世家靜公二年魏武侯三
蔡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

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

乎

高氏曰齊侯在穀則公孫歸父會之齊卿在無妻
則仲孫蔑會之蓋公主齊久矣幸晉楚之爭而不

我及也忽焉而平楚宋俾歸父請於齊侯齊侯則疑
我之從楚也蔑於是復會以修舊好焉廬陵李氏曰
大夫會大夫始於叔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而胡氏
獨發傳於此條之下未詳其說張氏亦曰大夫相會
益始於此豈非以二子
非國事而私相會乎

初稅畝

左傳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傳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正中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

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

杜氏曰公

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孫氏曰古者什一不稅于民宣公奢泰國用不足又取私田以斂其一始什二而稅也殷制公田為助

助者藉也

朱子曰商人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

區但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

朱子曰周

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

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

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

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

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

劉向曰是時民患上力役

懈於公田

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

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

志變法之始也

茅堂胡氏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不可寡亦不可多也今宣公擅變先王之

仁政而滅其所以為中於其國與民者既借其力以耕公田又履民田而稅其私畝書曰初稅畝者志亂常之始自是而不復矣

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

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

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

務本乎

汪氏曰三代制田取民雖皆不過什一而其為法至周始詳密而周盡為人君者苟能謹

守其中正之制則可以足國而裕民矣今宣公以篡得國既不能修德以弭天災而感水旱螽蟥之變又不能斂奢以節國用而貽飢饉空乏之憂於是一旦紊先王之制增稅畝之法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矣易世而成公作丘甲而賦民之力有加于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而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皆肇於宣公之作俑也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之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窮今不復豈非宣公首禍以致然乎春秋書初者二初獻六羽喜禮之復正也初稅畝憂田制之變古也美惡不嫌同詞○廬陵李氏曰趙子賦稅例三此年稅畝成元年作丘甲哀十二年用田賦也趙

子改革例十初獻六羽躋僖公初稅畝作丘甲丘武
宮作三軍舍中軍丘煬官從祀先公用田賦也凡變
常之事皆書革而上者比於治革而下者比於亂察
其所革而興亡兆矣又曰稅畝之說公穀何氏范氏
胡氏皆以為仍是什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左氏
傳文亦無什取二之意惟杜氏以為既取其公田又
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為十而取二此說似太過徐邈
注穀梁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什一楊士
勛亦從之然於去公田之解亦牽強而朱子集註亦
曰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為十而取二
矣似亦從杜氏之說蓋未詳孰是但變
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當且從胡氏

冬蠓生

蠓生
全反

公羊傳未有言蠓生者此其言蠓生何蠓生不書此何
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者何

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官於此焉
變矣穀梁傳蜾非災也其曰蜾非稅畝之災也

始生曰蜾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
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

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

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高郵孫氏曰蜾者螽之子也春秋之秋夏時之

夏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為災於夏而蜾生於秋一歲而再為災故志也王氏曰蜾螽之子爾雅謂蜾蛸說者以為螽之有子不因化牡腹中陶冶而自生故蜾曰蜾蛸皆蝗類故春秋記為災○趙氏曰左氏云幸其不為物害而書之按此類生訖便為災如蚕食葉也為秋中之螽未息冬又生子重重為災故書

饑

左傳蠲生
饑幸之也

春秋饑歲多矣

汪氏曰據隱公再書螟桓公再大水又僉莊公三大水無麥苗大無麥禾

僖公不雨僉大旱文公三書歷三時不雨又僉成公大水哀公三書僉皆不書饑

書於經者

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

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僉

蠲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

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

匱矣水旱螽蟥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

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張氏曰宣

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蟥之後甚言國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家氏曰蟥生自一時而言也饑自一歲而言也廬陵李氏曰左氏公羊皆云幸之者以春秋幸天道之即應庶幾宣公之能變乎穀梁說雖鑿亦好

戊定王十

十有六年

晉景七齊頃六衛穆七蔡文十九鄭襄十二曹宣二陳成六杞桓四

十四宋文十八秦桓
十二楚莊二十一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左傳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穀晃命士會將中軍且為
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
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
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杜氏曰甲氏留
吁赤狄之別種晉既滅
潞氏今又盡其遺黨

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

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

高氏曰書及者所以別其族

王者

不勤兵於遠畧不使其肆擾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

郊既開而止

書賞誓序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

而止

詩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注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

武侯征戎瀘服其

渠帥而止

三國志蜀諸葛亮傳亮南征馬謖曰若殄盡遺類非仁者之情也顧公服其心而已

五月渡瀘至南中斬雍闓聞孟獲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七縱七禽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遂平四郡

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

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家氏曰晉滅潞氏則曰討有罪也既滅之矣而復用

師不已是必欲窮極其黨類盡夷滅之而後已夫豈仁人之所忍為故書人以貶之楚人圍宋坐視不救諉曰鞭長不及馬腹又滅潞氏又滅甲氏留吁可已而不已志存乎逐利而不能赴人之急謂諸侯何張

氏曰晉自不得志于楚而一意用武於狄兼并其地會書人深貶之也薛氏曰攢函之會未幾而三滅狄大無信也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謝火公穀作災

左傳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麗藏焉爾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麗之所藏目之也

成周天子之東都

杜氏曰成周洛陽何氏曰天下所名為東周名為成周者本成王所

定名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考古圖

大臨藍田人字與叔程門

高

弟有邠

皮變反

敦

音對

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邠

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

何氏曰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

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

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謂屋歇前

宣王之廟謂之榭

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

也

汪氏曰書外災者五皆以國書蓋災及於宗廟朝市而非一處也獨此書宣榭以天子宗廟之重紀

之也以責王室不謹於火備雖入火焚之而不能救忽慢先祖之罪著矣貴戚擅殺大臣

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

戒乎

汪氏曰董仲舒劉向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之○劉氏曰公羊云外災不書

何以書新周也非也穀梁云周災不志亦非也宋災猶志况周災乎來告則書爾高邾孫氏曰公穀皆云樂罷之所藏榭藏樂罷則何獨名宣乎汪氏曰啖氏謂宣王廟當在王城然成周乃王城下都之總名分言之則澗水東瀍水西為王城都邑在焉瀍水東下都為成周商民居焉合言之則總曰成周故洛誥多士序言往營成周成周既成是也成謂原廟始於漢東周未應立宣王廟然詩稱於周受命自召祖命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文王武王則洛邑成周鎬京皆宗廟矣先王立廟蓋有故也杜氏以為宣王講武屋外傳亦云榭不過講軍實竊疑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遂以為廟故其制如榭與宗廟不同張氏亦謂宣

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存其廟古者祖有功故不毀是也二傳謂樂器存焉非也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未聞藏樂也況榑既無室何以藏樂器乎季氏堯命曰廟不應有榑榑不應藏樂榑者講武之所宣者其宣王之所為乎至是歷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迹又煨燼蓋痛之也廬陵李氏曰楚語曰先王之為臺榑也榑不過講軍實故知榑是講武屋也杜氏之榑為講武處而昧於宣字之義公穀之宣榑為宣王廟而不辨其為講武之所若但以為宣王廟則何不在京師而在成周乎且又何以名之曰榑乎故此條張氏發明胡氏之說且兼用三傳之所長為得之公穀又以為宣王中興所作樂器藏於此因天災之變見周之不復興也未知何據恐傳聞之謬公羊新周之說蓋以為春秋主魯故惟於周宋書災為王者之後記災也此其一家之義不可從

秋郊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

按左氏郊伯姬來歸出也

啖氏曰內女見出皆書來歸大其事也高氏曰不能

事舅姑為夫所出見棄而歸也

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

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

朱子曰淫婦為人所棄而自叙

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

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蕓所以閔

周

朱子曰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易叙咸恒為下

經首

程子曰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下經首咸繼以恒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

婦之義

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

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趙氏曰為婦而出著其非也呂氏曰婦人既嫁

而出人道之大者故書之薛氏曰參譏之也家氏曰女生而願為有家故嫁者謂之歸人道之常也見出而曰來歸著其變也臨川吳氏曰常事不書故歸鄭不書汪氏曰春秋書鄭伯姬杞叔姬來歸所以譏父母之訓育弗至致內女之婦德有虧而亦書鄭杞之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也然杞叔姬書卒書杞伯逆其喪歸則叔姬之出必有不當絕者而鄭伯姬不書卒不書喪歸則出者與出之者其罪皆著矣

附錄

左傳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

襄公相禮穀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冬大有年

穀梁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

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蟧

饑饉之變相繼而作

汪氏曰七年大旱十年大水六年螽十三年又螽十五年螽又

蟧生十年饑十五年大饑

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

以為異乎

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有者不宜有也春秋書有年皆在桓宣之時聖人之意

可知矣張氏曰宣公奪嫡而立王誅不加而天災饑饉之禍屢降今年大有年亦所以記咎徵常多故曰

記異也臨川吳氏曰宣公在位十六年天災荐臻今忽大有年所以為異也二百四十二年書有年者二

豈得謂祥乎

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

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汪氏

曰桓公有年之後遠狩守郎犯害民物宣公大有年之先履畝而稅重困農民二公得國於不義又不能修德以撫下殘虐國本恬不為憂春秋之書有年既以紀天時之反常又以憫魯國之民而幸其僅有年也不爾則人類滅矣

已定王十
已五年
十有七年
晉景八齊頃七衛穆八蔡文二十卒鄭襄十三曹宣三陳成七杞桓四十五宋文十九秦桓十三楚莊二十二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也在位三十年
子甯嗣是為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日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畧在內

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

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

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

汪氏曰三年使微者會葬匡王

次則忽

於盟主

汪氏曰九年晉成公卒不書葬

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

告赴急於禮而不會也

汪氏曰四年秦伯稻卒九年滕子卒衛侯鄭卒皆不會葬

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張氏曰春秋備書而宣公不謹於事上交鄰之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傳春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
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
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
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
侯使高固宴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
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宴弱于野王
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宴桓子歸言
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我先君皆如不逮
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
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
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
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
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
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

逸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曰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杜氏曰斷道晉地

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

同欲也

汪氏曰如宋襄公盟于曹南

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

非同欲也

汪氏曰如莒人請盟于魯公孫敖如莒涖盟

若斷道之盟諸侯

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汪氏曰魯衛曹邾皆迫於齊故同有伐齊之心而晉又欲討其貳會逢其適觀明年晉衛伐齊又二年四國與齊戰韋則此盟為同謀伐齊可知矣韋戰邾人不與者國小不能以兵從也陳氏曰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不曰同盟者寡矣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

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

劉氏曰同所以名盟焉耳非同時之謂也以周

禮言之殷見曰同同者巡狩殷國也以儀禮言之則設方明王日月而命事者同盟也觀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六玉以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鑑之王巡狩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官以見之疑其說之誤矣

汪氏曰襄十八年書同圍齊未嘗講會禮豈亦行會同之禮傳紀楚公子罷戎

與鄭人同盟于中分邾人鄭人徐人會宋公同盟于蕞初無五等諸侯亦豈能用會同之制哉蘆陵孝氏曰此盟諸傳皆以為謀齊而穀梁獨以為外楚益拘于同尊同外之例恐非事實然此舉出於宋及楚平之後而微會于齊則初意為盟誠因懼楚但邠克既怒齊遂就起伐齊之謀耳穀說亦不為無據詳見莊

十六年又曰此盟獨魯衛曹者即穀梁所謂魯行父
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同日使齊皆見笑辱者
也故韋戰亦具列四子然穀梁以四子聘齊在成元
年故此不以為謀齊之盟恐穀梁得其事而失其時
耳

附錄

左傳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名文子曰

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
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
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
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
庶有身乎爾從三子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汪氏曰宣公會盟兩書至黑壤之會事齊而不事晉危
晉之見討而不得釋也斷道之盟背齊而與晉謀伐齊

危齊人之見討也宣自即位以來卑屈事齊惟恐獲戾末年遽有伐之之意初乞師于楚尋復求助於晉齊近於魯而遠借援於大國以間朝夕之好爰爰乎其殆哉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盼卒

盼計乙反

左傳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穀梁傳其曰公弟叔盼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纖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責乎春秋

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

汪氏曰佞夫齊年鄭語宋辰秦鍼陳光招衛黑背鱗

稱弟不稱字許叔蔡叔蔡季紀季稱字不稱弟何氏曰宣公篡立叔盼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

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禮盛德之士不

名何賢乎叔盱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

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

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

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

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

茅堂胡氏曰叔盱書弟明其得弟道比於衛鱄又足貴焉

故特書字以褒之有偏愛之私情則稱弟無親親之公義則稱弟以先公之子而稱公子史策常文公

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書卒賢也

啖氏曰叔盼非卿卒而特書之嘉其行合於義曰公弟明其得弟道也穀梁於鱣言合於春秋此言取貴於春秋既合義又足貴也故書字以褒之孫氏曰不曰公子公孫以見叔盼無祿而卒也王氏曰叔盼之生不名於策書則非卿矣死不目為公子則未仕矣變文曰公弟令名與字卒之者知其賢而得書也

或以為叔盼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盼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煩於聘

問會朝之禮遂茂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

汪氏曰遂三如

齊茂如京師會齊高固行父再如齊歸父亦再如齊一如晉伐邾取驪會齊伐莒會齊侯又會楚子而

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劉氏

曰叔肸不仕宣公則非大夫非大夫而書於春秋以叔肸之義則固可以為大夫矣見公弟之重者所以非宣公之裁也舉叔肸之字者知其人之賢也肸非賢則不得字字而不稱弟則與季友仲遂亂故見其重而後賢之此春秋之舉逸民也逸民十人不同操然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叔肸兼之矣陳氏曰公弟者何見非大夫也非大夫而卒賢之也賢之所以惡宣公也凡先君之子稱公有謂稱弟是故宋弟辰兄弟也一篇之間譏稱宋公之弟辰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地陳公子招一人也譏稱陳

侯之弟招無譏則從其恒稱為公子招故不弟稱弟
不友稱弟傳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
也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叔旂稱弟惡宣公
也汪氏曰成二年書公孫嬰齊帥師自是終春秋之
世世為大夫蓋叔旂辭祿不受而宣公以母弟懿親
命其子為大夫也廬陵李氏曰三傳母弟之說杜氏
曰母弟之寵異於眾弟蓋世緣然之情以養母氏之
志所以隆友于之恩然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
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
据例以示義此論先儒多不取詳見隱七年又曰兄
弟先公之子當稱公子諸侯之兄弟當稱字其稱弟
稱名若齊年鄭語衛黑背陳招之類者罪其兄有寵
愛之私亦罪其人之恃寵而當國也陳光秦鍼宋辰
衛鱣佞夫之類罪其兄薄友愛之義亦罪其人之不
能盡道以取禍也蔡季許叔紀季蔡叔魯季子等稱
字者春秋之正例無貶詞也無貶即賢之也其不稱

公子者不以貴戚累之其不稱弟者不以私與薄累其兄也止係國者言與國一體也季子不可稱國則以子係之美之也叔盼書字而書弟此春秋之變例稱弟者明其得弟道稱字者著其賢也惟其稱字所以異於其餘稱弟者也陳氏說亦好但以公子地為無譏此語直礙又曰穀梁曰叔盼不去取貴於春秋轉之去合乎春秋者楊士勛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轉以衛侯惡而難親恐罪及已故棄之而去使君無殺臣之惡兄無害弟之愆故得合於春秋此叔盼以君有大逆不可受其祿者又是孔懷之親不可奮飛使君臣之節兩通兄弟之情俱暢故亦取貴於春秋叔盼書字轉直稱名者叔盼內可以明親親外足以厲不軌比轉也賢乎遠矣故貴之稱字轉雖合於春秋無大善可褒故直書名而已此說是也

庚定王十
六年

十有八年

晉景九齊頃八衛穆九蔡景公固
元年鄭襄十四曹宣四陳成八杞

桓四十六宋文二十秦
桓十四楚莊二十三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傳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
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
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
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
陽穀大戰于鞏音安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
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汪氏曰齊自翟泉以
來不與於晉之會盟

而恃其強大侵暴小國是以晉景欲振奕世之霸業
始則君率衛以伐齊既而正卿舉合境之兵偕魯衛
曹以戰齊蓋非專以婦人笑客之故也薛氏曰齊不
與於諸侯之會而伐之也書衛之世子伐父掌兵非
子道也臨川吳氏曰會朝與
伐國皆非世子之所宜也

公伐杞

高氏曰杞自文十六年來朝而復至故伐之已不修德
而欲人朝已亦不思之甚矣徐氏曰公伐莒萊邾杞凡
近魯小國無不被伐公之惡也悉矣陳氏曰自是內不
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廬陵李氏曰自此以前侵伐十
四凡九書公自此以後
侵伐十二惟四書公

夏四月

附錄

左傳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左傳凡自虐其君曰戕自外曰戕公羊傳戕鄆子于鄆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穀梁傳戕猶殘也戕殺也

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鄆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

何氏曰刺鄆無守備

夷貉

音麥

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

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

前漢書昭帝元鳳四年遣駿馬

監傳介子使樓蘭詐誘其王安歸斬之

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

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

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鄆子用之

孫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鄆子用之天子

不能誅故此肆然復戕鄆子于鄆也

則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

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鄆者所以

深責鄆之臣子至此極也

何氏曰左解節斷之故變殺言戕杜氏曰弑戕皆殺

也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戕者卒暴之名薛氏曰戕者殺異國之君也邾力足以加鄆而屢無道於鄆則魯以強大加邾蓋出乎爾者也汪氏曰邾稱人蓋邾子而貶之也使果微者則當書曰盜殺鄆子某今日邾人則為邾子明矣邾文公用鄆子邾定公戕鄆子皆黜稱人惡其奕世克虐滅人理而悖天常也蔡靈蔡昭見殺則錄其名而鄆之二君不名蓋無罪而受禍爾

甲戌楚子旅卒

楚始書卒左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

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

汪氏曰魯史必書楚王某

卒聖人革其僭號故曰楚子某卒

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

是仲尼削之也

孔記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杜氏曰吳楚之葬僭而不

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息求名之偽

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

子

史記楚世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為王厲王暴虐熊渠畏其伐去王

號十一世至熊達伐隨令請王室尊為王王室不聽乃自立為武王吳世家至壽夢始大稱王通鑑外紀徐夷作亂穆王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得朱弓朱矢以為天瑞自號偃王陸地而朝三十六國汪氏曰楚至偃二十一年成王會孟始書子至莊王始書卒吳至襄十二年壽夢始書子書卒徐至昭四年駒王

章羽

書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

雖大皆曰子

禮記曲禮注九州之外長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

其降而稱

子者外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

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汪氏

曰朱子綱目於七雄稱王皆書曰某君漢以後僭國稱帝者皆書曰某主蓋取法於春秋吳楚書子之義

也然吳楚稱子特從天子所封之本爵而黜其僭號也後世僭國非有朝廷封爵而自稱皇帝故但曰某主耳高氏曰前此不書楚子之卒者外蠻荒也此書之者以楚入為中國之害甚於前日中國不能自正乃與荆蠻相為朝聘相與盟誓相通問好故自此詳志其卒也廬陵李氏曰楚莊立于文公十三年至是二十三年自宣公十年以後春秋多予楚之辭

公孫歸父如晉

左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

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
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
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
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
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
去之是去疥瘍而復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家氏曰歸父為宣公

謀去三家以張公室其心雖未可知其事未見非正而謀之不臧乃欲因大國之力鋤而去之豈不思晉

之諸卿自趙盾秉權而後怙黨植私漸至不制魯宣
欲去強宗夫豈晉卿之所願哉宜其謀之不遂也廬
陵孝氏曰宣公
聘晉止此一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正寢也汪氏曰桓公弑立則斃于齊宣公亦弑
立而獲正終然魯君自是失政而三家強盛不復可制
矣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
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
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
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

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
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樞聞君薨家遣殯惟哭君成踊
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
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
亦奔父也
遂繼事也

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

能也

朱子曰人固有用父之臣者然稍拂他私意便自容不得

又曰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

劉氏曰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夫仁人孝

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

屬

左傳成公十八年悼公即位逐不臣者七人注夷羊五之屬

必存始終進退之

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

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

矣

儀禮聘禮篇君若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辯復命如聘子臣皆哭

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

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

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

杜氏曰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

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茅堂胡氏曰出使而反或曰復或曰還復者事未畢還者事已畢之詞也歸父受命而聘晉雖已至于晉而反矣然而如未復命于殯則不可謂已終事也歸父欲入而復命則必見殺見殺則增君之惡其出奔賢於入也況又壇惟復命于介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不失禮乎曰還曰至

以終事之辭
免歸父也

至筮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

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

奔父也

范氏曰歸父奉父命未反而
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

得經意矣君薨

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

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

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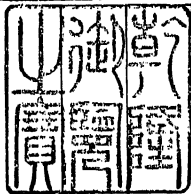
也

高氏曰夫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
父也歸父既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

而能不失度於顛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矣
雖然人臣之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于殯前

若其有罪待命于新君可也○今歸父還未及魯境還
即奔齊則有惡於新君矣○家氏曰季氏不以君薨
為戚肆出悖言追仇既往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
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為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
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彼
往政在強家魯君不復能君禍端亂本實肇於此彼
篡人之國季氏亦竊其國出爾反爾尚復誰尤春秋
書之所以致亂賊之討垂將來之戒云汪氏曰公孫
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墜君命而廢使事
者也歸父如晉還自晉至莒遂奔齊則能達君命而
盡使事者也然楚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若敖
氏既滅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
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歸
父苟能不避斧鉞之誅而歸復命于殯斯為盡人臣
之職矣廬陵李氏曰宣公即位十八年乃不義之君
也大畧與桓公相類除即位有年書法同桓公外其

餘事同則從同矣宣公因齊得國終身事齊自黑
壤見止之後南遁於楚當是時晉之伯事不振故魯
亦得以自縱數侵犯小國以自益而晉問不及焉直
至十七年斷道之盟始背齊事晉則以季孫之憤也
於是歸父逐而三家之張成矣先儒季氏曰賂田求
昏君大夫奔走無寧歲以為昏齊之謀不會于扈不
盟于清丘而無事晉之志一逞於兵則伐莒伐邾猶
未已也而伐萊伐杞一放於利則取向取繹猶未厭
也而取根牟此宣之所以
無良圖也斯言得之矣



春秋大全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全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

臣邱庭河

給事中

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

臣郭晉

謄錄監生

臣陳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全卷二十二

明 胡廣等 撰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之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八年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 魯成公五年定王崩子簡王立

鄭 魯成公四年襄公卒悼公費立成六年悼公卒弟

成公踰立

齊魯成公九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宋魯成公二年文公卒子共公固立成十五年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晉景公繼霸時卻克為政魯成公四年樂書為政成十年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以為君伐鄭是為厲公是年景公卒十八年厲公弑悼公周立是年韓厥為政

衛 魯成公二年穆公卒子定公臧立成十四年定公

卒子獻公衍立

蔡 詳見宣公元年

曹 魯成公十三年宣公卒弟成公負芻立

滕 魯成公十六年文公卒成公原立

陳 詳見宣公元年

杞 詳見僖公元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魯成公十四年莒子朱卒一名渠丘公黎比公密

州立又名買朱鉏

邾 魯成公十七年定公卒宣公慙立

許 魯成公十五年許遷于葉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魯成公二年載令尹子重救齊成十六年司馬子

反將中軍子重將左戰于鄢陵敗績晉射共王中

目楚殺子反

秦 魯成公十四年桓公卒子景公立

吳 魯成公七年吳伐郟始見經即吳子壽夢也壽夢

一名乘

越 詳見隱公元年

辛定王十
未七年

元年

晉景十年齊頃九年衛穆十年蔡景二
年鄭襄十五年曹宣五年陳成九年杞

桓四十七年宋文二十一年
秦桓十五年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故書即位傳例承
國於先君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穀梁傳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寒極而無冰者常燠

於六反

也

杜氏曰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溫京

氏曰當寒而溫倒置也

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

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

見

何氏曰成公幼少季孫行父專權而任之之所致

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

應之

涸與固同寒凝閉也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

之祿位賓食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愆伏之一事

也

永嘉呂氏曰陽氣之在天地間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

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啟冰而廟薦之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也今既寒而燠

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

不登其姓名

汪氏曰微者但書人

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

汪氏曰內

女嫁大夫不書歸大夫出不致卒不書葬

雨雹冰雪何以悉書

汪氏曰七書不雨三

書雨雹及無冰再書

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

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

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廬陵李氏曰經書無冰三

惟此書在三月之上則二月也正義曰竟春無冰則書今此月寒最甚此月無冰則終無冰矣啖氏曰二月今之十二月舉此無冰則一時無冰可見矣若待終時乃書則今之正月豈可更言無冰乎穀梁之說非也

附錄

左傳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

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

三月作丘甲

左傳為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耳譏始
丘使也穀梁傳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
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
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
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
丘作甲非正也杜氏曰譏重斂故書

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

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

前漢書刑法志殷周因井田而

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

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周禮註司馬
法曰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
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
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

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

問李靖楚廣

古曠反

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

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
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八人有積四丘而具一

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

為兵矣

孫氏曰謂丘出甲士一人古者九夫為井四
井為邑四邑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丘何

甲士之有高郵孫氏曰是丘出一甲而甸出甲士四人也往者三人而今增其一丘出一人焉則未

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

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

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杜氏曰

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徧今廣十乘亦用舊徧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則魯每

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

其數皆增三之一耳茅堂胡氏曰成公以前甸賦車一乘每乘七十二人甲士三人

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爾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之一也杜征南最號

知兵及釋此亦誤予因看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
李衛公論車乘法方曉此

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

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罪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賦其民擅稅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徇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是以聖人禁之張氏曰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番陽萬氏曰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而成公使一丘出一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率如其四之一聖人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書以譏之汪氏曰兵制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馬繼壞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馬長勺之戰桓公自

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楚遠啟疆謂晉十家九縣長
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有甲
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循襲效尤遂
致魯以秉禮之國亦增丘甲而不可以為嫌也春秋之
終且用田賦軍旅之征而民力民財竭矣厥後楚之
乘廣魏之武士秦之戍卒窮兵極詐以快貪殘而孫
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然兵農
既分更厯千載雖有明君賢臣不能復古抑可歎哉
春秋作丘甲之書其垂戒後世意深切矣廬陵李氏
曰作例六直云作者三作僖公主作丘甲作三軍新
作三新作南門新延廐新作雉門也然延廐不書作
劉氏曰公羊云是始丘使也何休云使丘民作甲
非也穀梁云古者農工皆有職以事上甲非人之
所能為丘作甲非正也亦非也若惡使農夫為甲何
不言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丘作甲乎丘民
作甲井民獨不作甲乎杜氏又云長穀一乘甲士步

卒七十五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按丘者十六井爾甸乃六十四井使丘供甸賦是加四倍魯亦必不為也且云丘甲不云丘乘廬陵季氏曰此條惟胡氏得之蓋司馬法舊制四丘出三甲三甲為七十五人今四丘出四甲四甲為百人四丘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也公穀之說固無足取杜氏則又大過豈有一丘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而使之一乘之賦故胡氏不取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左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初宣公謀以晉人去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齊矣初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晉侯之

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故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之者罪可見矣

高氏曰許曷為及晉

侯盟齊怨成矣晉援不可緩也故汲汲焉求為此盟汪氏曰自公孫敖會晉侯于戚而後季孫行父會齊

侯于陽穀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繼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矣今也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以大夫盟霸主而不愧也昔也遂盟趙盾今也許盟晉侯益無忌憚矣春秋內大夫特盟外諸侯者五鄆丘赤棘拔句繹皆書及唯祿祥書會夫盟齊盟晉魯之汲汲可知于拔則定公之位未定如晉見卻故修好于邾句繹則二卿取邾田又脅邾子以盟之也故四盟皆魯之志也祿祥外為志猶為彼善於此也家氏曰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霸國魯之季氏衛之孫氏宋之華氏皆結于晉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以賄結其大夫故君常見疎於霸國臣反挾霸國之援以脅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故春秋深著人臣外交之戒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傳秋王人來告敗公羊傳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賈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

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外

裔不言戰外裔不能抗王也

杜氏曰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枝故以

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為茅戎所敗啖氏曰王師不書戰無敵也敗則但書敗而已人臣無敵君之義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

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

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

杜氏曰康公王

季子也欲要其無備徐
吾氏茅戎之別種也

而經不書戰辨內外之分立

中國之防也

孫氏曰定王庸暗無宣王之烈王師為
茅戎所敗惡之大者故只書自敗所以

存周也

是皆聖人筆削非魯史之舊文也然筆於經者

雖以尊君父別內外為義而君父所以尊內外所以

別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

不以惇信持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

外侮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

至矣

陸氏曰王者之於天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其有不庭之臣則告諭之訓誨之如又不至則

增修其德而問其罪故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今王
師與茅戎為敵此取敗之道非戎所能敗也故以自
敗為文所以深譏王也家氏曰不言茅戎敗之示王
者無敵於天下也無敵而為戎敗故以自敗為文也
劉氏曰不言戰而言敗此王術也以為天下莫之敢
抗故不可言戰而有天下者一失其道則人能奪之
故不恥言敗是以王者修己而不責於人也常山劉
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迺徵戎以自敗豈不曰
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一書王師敗績于茅
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及諸侯不勤王之
義咸得而見矣陳氏曰戰然後言敗績此不戰何以
書敗績言自敗也凡王有事譏不在諸侯諸侯有事
譏不在臣子如天王出居于鄭鄭棄其師皆以自致
之文書之雖有敵國亦自致也梁亡齊人殲于遂王
師敗績于茅戎無敵國之辭也汪氏曰桓王戰于繻
葛諱不書敗而此不諱敗者茅戎正朔所不加可以

壬定王十二年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卒蔡景三

申八年鄭襄十六曹宣六陳成十杞桓四十八

宋文二十二卒秦桓十六楚共二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廬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虜之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

于斷音短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

高氏曰魯絕齊而與晉盟齊遂即楚而伐我也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

為鞏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

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家氏曰此齊人爭魯於晉也前日魯宣專

意事齊晉莫如之何也今魯人去齊而即晉亦棘朝盟齊師暮至書齊侯伐我所謂目其人而貶之也夫既辱晉使又以兵加於魯則其志在於與晉為敵好戰而不度力其頃公之謂矣廬陵李氏曰此齊之弱魯第四役也自齊懿公之後齊師不至魯者二十年於是再見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

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

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
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
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
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
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
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
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
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弗可止也已杜氏曰新築衛地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
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
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

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
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
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

相接故書法如此

張氏曰易曰師左次無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

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主新築之戰也陳氏曰衛書大夫帥師於是始大夫強也良夫世為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是故孔達不言帥師必良夫而後言帥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左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樂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

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循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遂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于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絳於木而止。丑

父寢於輶中蛇出於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
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
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
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
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
父御佐車宛箴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
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
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
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
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
師免之遂自徐闕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
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
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
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筲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與擊
馬陞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
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底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

皆親睦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實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以為魯衛請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公羊傳曹無大夫公子首何以書憂內也穀梁傳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責者也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

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

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

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

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為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晉魯
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

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

汪氏曰謂怒婦人之笑辱

貪取汶陽之田

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

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

者豈特為詳內錄哉堅冰之戒亦明矣

何氏曰魯舉四大夫不舉

重者惡內虛國家悉出兵重錄內也茅堂胡氏曰司馬懿曰春秋任大責重諸葛武侯曰春秋責帥臣職是當故使舉上客而不及其介將稱元帥而不列其副春秋之例也邲之戰三軍之主將皆在而獨罪

林父者責在林父也此戰並列四卿不以季孫主之何也見公室卑弱四卿擅命各得魯國之兵權乎何氏曰魯諸卿俱帥師又見昭十年伐莒哀二年伐邾三家專兵丘甸卒衆悉無所有其君孤立於上國益不可為而春秋終矣戰輦乃魯卿擅兵之始也經之大例受伐者為主而此

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急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四國主之

為忿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董子曰頃公齊桓之孫霸

主之餘業即位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伐魯入其北鄙伐衛敗之新築大國往聘慢而不敬晉魯俱怒合四國之衆大困之于鞏獲頃公斬丑父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齊氏曰鞏之戰齊有

必勝之氣晉有不敵之勢而齊以驕輕取敗晉以必死致勝也張氏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忍怒者為之忍兵今晉為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一怒之忿故春秋不以齊為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為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陳氏曰凡帥非卿不書雖卿也非元帥亦不書書魯四卿是各自帥也自文季年而無使介至是而無將佐魯三家之勢成矣於是衛未有大夫將書良夫曹無大夫書公子首而賞鞏之功晉於是而有六卿征伐在大夫不獨魯也以四國之臣戰齊君甚矣汪氏曰齊桓伐衛與衛人戰則先書伐而後書戰此不書四國伐齊者以郤克志在釋己私忿非能擊齊頃陵弱犯寡之罪而討之也然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之會盟者踰四十年而袁婁以後迨於悼公之終歷三十餘載無會之不同無役之不與則亦以鞏之敗衄有以挫其氣而摧其強故耳晉氏世霸合諸侯以加兵於

齊者三章之戰雖能勝齊然恃力而不能服之以義
惟平陰之役合十有二國之君以討其暴橫憑陵之
惡故春秋書同圍齊以予之至于夷儀之會雖曰討
之以義而徇於利不能成討齊之功故春秋書同盟
重丘以貶之也 啖氏曰左氏言齊侯免求逢丑父
三出三入晉軍按時齊師大敗若三入晉必當見獲
此近妄也 趙氏曰公羊云曹無大夫書公子首憂內
也穀梁云以吾四大夫在焉舉其貴也此尤鄙近春
秋豈黨內而專
輕重於外乎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左傳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
陽之田公羊傳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
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
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

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
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
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
法斲於是斲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於袁婁曷為不
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
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楮而闕客則客
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迎跛者使眇者迎眇者二大夫
出相與踦間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
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
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覲反魯衛之侵地使
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
我紀侯之覲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
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
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
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
去之卻克扶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

逮于袁婁而與之盟穀梁傳鞏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教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袁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廟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廟來則諾以蕭同姪子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張氏曰齊國治臨淄去洛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

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陞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

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

高氏曰國佐受成命於君而可否在晉之大夫非服晉而往也直畏

晉強賂晉而請盟爾故不曰來盟而曰齊侯使如師師在齊境故書如

晉大夫又不

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

餘燼背城借一

汪氏曰欲與城下復借一戰

揖而去之卻克使魯

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

何氏曰卻克恥傷其威故使魯衛大夫以國佐辭為國佐

請

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何氏曰逮及也追及國佐于袁婁也

則汲汲欲

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

汪氏曰求盟在楚故稱來欲盟在晉故稱及

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

莫大於理而強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劉氏

曰卻克一戰勝齊反魯衛之侵地功大矣人皆多卻
子之能伸其意而春秋猶絀之為其先力而後禮也
張氏曰晉所以令齊者恃其戰勝強力而以非義之
故國佐得以正義直辭責之而晉人義不勝而辭屈
故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伸中國
之大義而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故曰來盟于師盟于
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卻克挾主盟
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
為國佐以禮折之而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
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
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臨川吳氏曰楚服齊桓之義
故使屈完來受盟于師其盟已前定也故書來盟桓
公又退舍而與之盟盟于召陵齊有禮矣齊師既敗
于鞏使國佐來納賂以求成許不許在晉卻克其盟
未前定也故書如師晉之義既不足以服齊之心故
國佐徑去四國進師追及國佐近逼齊都而與盟袁

婁此晉之無義又無禮也家氏曰召陵之師諸侯皆在兵力甚強而桓公乃能以不戰服楚退師而禮與之盟韋之戰卻克既敗齊師極其兵力之所至迨於袁婁去國都五十里進師將及其城而強與之盟退而盟盟之以其禮也近而盟盟之以其力也春秋書來盟與及盟一字褒貶深切著明矣汪氏曰齊桓末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矣而未嘗盟會也晉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禮樂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今此魯以四卿帥師會霸國之上卿與衛曹之卿大夫敗齊侯于鞌又盟齊國佐于袁婁而禮樂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後晉悼以復伯之賢首以諸侯之大夫圍彭城城虎牢盟陳袁僑征伐盟會悉付之大夫而蕭魚之後凡役皆以大夫以翟泉之大夫貶稱人此不勝貶則從同同也陳氏曰屈完不言使而國佐言使屈完不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禮於楚使國佐言

使而進盟之于袁婁以逼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使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鞏戰之怨也劉氏曰公羊云君不行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非也夫兩國治戎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其重且專可知矣行使何傷諸侯會晉師于棠林可言晉師不可言趙盾此言晉師足矣何以為不行使大夫乎廬陵李氏曰此條三傳畧同公羊序事與穀梁相出入但以使齊為臧孫許及卻克斡且父等小不合又左氏作蕭同叔子以為同叔蕭君之字其子齊君之母也此說得之公羊作蕭同姪子以蕭同為國名姪子者蕭同君姪娣之子嫁於齊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以為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楚人滅蕭隨母在齊其說無據

附錄

左傳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與帥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左傳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
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
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
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

左傳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
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附錄

左傳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
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

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
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
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
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

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釐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郟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郟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

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國
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
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
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
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
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
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
用命也書何
力之有焉

取汶陽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韋之賂也杜氏曰汶陽田汶水北
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張氏曰漢志魯國汶鄉
縣顏師古注即汶陽田兗州
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

汶陽之田本魯田也

汪氏曰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孫氏曰汶陽魯地也齊人

侵之今復取之不言取之齊明本非齊地

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

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

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

奚異乎

汪氏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歸

然則宜奈何考於

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

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

汪氏曰侵小如滅項取根

牟之類

春秋固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

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

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朱子曰魯地之大皆併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

矣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家氏曰取汶陽

田與取濟西田其事同故書法不異蓋濟西本魯田為曹所侵晉人取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為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皆魯侵疆也今而得歸春秋不以為歸而以為取為其因霸國之力而得之也霸國復不稟命于王分正疆理而擅其予奪所以書取若此田非魯之舊疆必繫之於齊不直書取汶陽田矣石氏曰內取外邑皆曰取如取郕取防取訾婁外歸魯地皆曰歸如濟西龜陰及謹闡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以歸于我當曰歸今而曰取者蓋因晉力而取之也歸者其意也取者我也非其志也于後齊復事晉故八年

使韓穿來言歸之于齊然此年齊歸我田書曰取八年齊取我田乃曰歸者取之自晉歸之自晉以見魯國之命制於晉而已矣雖我田也而不得偃然有之其猶寄爾故齊歸我田書曰取猶若取之於外者齊取我田書曰歸猶若齊之所有也汪氏曰趙氏云凡力得之曰取齊歸汶陽而稱取言藉晉之力以復之而得之之難也穀梁云歸易辭也齊取汶陽而稱歸言奉晉之命以反之而失之之易也廬陵李氏曰汶陽田侵於齊久矣一反於曹沫之盟再復於韋之戰又失於韓穿之來言直至孔子為政然後有鄆讎龜陰之歸鄆讎龜陰左氏亦曰汶陽之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高氏曰鄭以中國從夷狄而首伐衛喪是授戈與寇而攻其覲戚罪不勝誅矣列鄭于下所以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書公子自嬰齊始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于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齊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尹已責逮鯀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鉞織紵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无也

杜氏曰
蜀魯地

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
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於是王卒盡行二國稱師
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
書非諱也杜氏曰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書其重者則莫重乎其以

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蠻荆之大夫會也

家氏曰魯

衛大舉伐齊可謂有德轍未及息遽為此行書公會楚公子嬰齊著其背德棄信以望國之君而屈於楚之公子魯之辱也春秋責之深不復為之諱自楚人僭王其公子亦僭而稱王子久矣今書楚公子春秋革之也
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免於

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悻肆其褊心而不

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懲忿窒慾德

之修也

易損卦大象君子以懲忿窒慾大傳損德之修也

不悻不求行之善

也

朱子曰若能不悻害不貪求則何為不善乎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

之方也季孫忿悻弗能懲也而辱逮君父不亦慚乎

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考其行事深切著明於

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臨川吳氏曰楚用子重之謀以救齊為名加兵於魯

衛魯納賂請平又約諸國會盟公先往會嬰齊不沒嬰齊之氏名者欲見其挾衆威魯而以臣仇君也陳

氏曰凡吾君會諸侯則有大夫得稱其大夫故洮書莒慶向書衛甯速苟無諸侯則不以大夫敵吾君故莒無大夫則曰莒人齊有大夫則曰齊大夫及高侯盟及處父盟始以大夫敵吾君矣皆不書公以是為齊晉之譏則諱公焉耳此其曰公會楚公子嬰齊是公自與嬰齊夷也於楚之會孟公後諸侯至於楚之圍宋公亦後諸侯至魯猶重從楚也公與嬰齊夷楚何譏焉不足為公諱焉爾是故自屈完以來楚大夫無氏族也而書公子自嬰齊始汪氏曰公與外臣特相會二百四十二年唯此一書故備錄楚大夫之氏名以見貶焉齊之盟沒公不書而楚書人隱其從楚之失也蜀之會書公不諱而楚大夫書氏名著其從楚之辱也書公子嬰齊而與之會者實公也夫楚子不見望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下後世以荆蠻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中國諸侯之卿大夫又可以雲合景從以服屬於荆

蠻之臣而無貶也齊之盟春秋猶不忍書也蜀之會春秋不勝諱則詳紀之而具文見意耳廬陵李氏曰

公子會外大夫止此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左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懈於位民之攸墜其是之謂也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

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
公得其所中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程子曰楚為強
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
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書人以見其衰
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杜氏曰齊在鄭下非卿

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

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

李氏曰前此楚與中國盟皆序諸國

之下此序諸國之上欲見楚之主盟也汪氏曰書及則內為志而非楚主盟也然魯之弱久矣豈能主諸國之盟哉前此僖公二十一年盟薄二十七年盟宋皆書公會諸侯不以楚主盟此書公及亦不以楚主盟之辭也序楚於十國之上而
書及正其名而不沒其實也
公子嬰齊秦右說宋

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
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不齒列國晉雖不競猶主夏
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
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
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夫魯天下之望也亦不知所擇
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
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蠻荆則諱
公而不書

汪氏曰不信莊十六年同盟于幽不臣僖
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從蠻荆僖十九年盟

于齊是也

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

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

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

以見意也

陳氏曰蜀為貶稱人楚大夫初會盟也是故諸侯之大夫復不序晉大夫初會盟則

不言公楚大夫初會則其言公何公固與嬰齊夷矣無足諱焉爾汪氏曰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亦所以

人公也春秋盟會一書人者凡四盟齊盟蜀貶從夷也盟翟泉譏慢王也會澶淵刺不討賊也其所以重

內輕外尊君父討亂賊之意切矣臨川吳氏曰嬰齊於此盟降稱人而前會稱氏名者欲見楚人及公子

嬰齊也蔡許之君不書者以其為楚之車左車右降在臣列同於楚臣劉氏曰盟于蜀是嬰齊也其以力

為功薄於義而陋於禮與卻克一耳卻克不得稱諸侯之大夫故嬰齊亦不得以其名通也此文異而意等也項氏曰蜀之盟與棠林之師皆事之難言也棠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廬陵李氏曰列人諸國之大夫者惟翟泉澶淵及此三役翟泉諱公不書澶淵沒魯大夫不書惟此書公又曰合此一年之事觀之晉蓋竭力以事齊故無力以制楚勝齊之得小而縱楚之害大矣。劉氏曰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此乃兩會也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穀梁之說非也廬陵李氏曰楚專主中國其理莫盛於此以楚成之強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而宋之盟止書諸侯商臣之暴所得者陳蔡鄭宋四國而已而厥貉之次止書蔡雖以莊王之盛而陳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

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皆蜀之役啟之也春秋安得不重貶之哉一會一盟前不書嬰齊之名氏無以見楚之強後不貶諸國無以見中國之弱惟貶諸國之卿不得不貶楚貶楚及諸國則不諱公可也胡氏陳氏說得之穀梁以為前書嬰齊者嬰齊之亢後書楚人者嬰齊能自降以從盟故春秋於會蜀不諱公疑其說之誤矣

附錄

左傳楚師及宋公衡逃歸城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

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避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秦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

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
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
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
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
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
縱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
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
非禮也
勿籍

癸定王十三年

晉景十二齊頃十一衛定公藏元年蔡
景四鄭襄十七曹宣七陳成十一杞桓

西十九宋共公固元
年秦桓十七楚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捷
左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
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鄆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

按左氏諸侯伐鄭討邲音弼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

帥師禦之覆諸鄆

芒袁反

敗諸丘輿

汪氏曰覆伏兵也杜氏曰鄆丘輿皆

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

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

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

非正勝也

李衛公問對兵法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

度彼參此皆無

善也畧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

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荆擾中國則盟主

有詞于伐耳

高氏曰去冬之役鄭為楚導而宋魯衛曹雖盟于蜀猶不敢背晉故罷盟而遂

會晉伐鄭焉鄭罪當討故春秋正諸國之爵以示義鄭敗晉游兵於丘輿使皇戌如楚獻捷終鄭襄公之身不復從晉矣家氏曰伐鄭所以攘楚攘楚所以尊中國魯宋衛去強盛之楚而從衰弱之晉以伐有罪之國是春秋之所嘉也前之盟十有一國大夫一以入書抑強楚也此四國僅從而書爵序晉為首存晉霸也見春秋權衡衮斧之意固不以衆寡強弱為進退也

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

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杜氏曰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

也范氏曰自同於正君故書公侯以譏之家氏曰春秋與宋衛之會晉伐鄭不與其純吉從戎也廬陵李

卷二十二
氏曰此邲之後晉再伐鄭而不服也汪氏曰左氏云鄭皇戌如楚獻捷則曰覆曰敗皆指鄭而言非諸侯之敗鄭也經書伐而不書敗所以尊中國也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

高氏曰此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王氏曰六月乃葬非禮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臨川吳氏曰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

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新宮者禍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

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緦音鈎氏劉絢

曰絢字質夫程子門人著春秋傳十二卷

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

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公此不舉謚

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

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

恭之致亦自見矣此說據經為合或曰禮稱有焚其

先人之室則三日哭

禮記檀弓注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汪氏曰文定

專意與鄭氏異

新宮將以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

曰先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焚其室

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音姬高氏曰君子於

是乎知有天道也宣公弑君簋立生不能誅死方立廟遽遇火災春秋志此示有天道故謹而書之○汪氏曰公羊以謂不言宣宮不忍言也穀梁謂迫近不敢稱謚然則莊公之世何以稱桓宮乎廬陵李氏曰此條諸傳皆以為得禮惟胡氏不合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考於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信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降殺遲速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為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

高氏曰七月而葬天子之禮也以葬月攷之知其僭禮

故知華元樂舉之

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

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世衰道微禮法既壞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

史記秦始皇紀葬驪山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

文下具地理奇器珍怪徙藏滿之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令匠作機弩矢有穿近者輒射之工匠盡閉墓

中春秋據事直書而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

戒哉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張氏曰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場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拜往賜于霸國晉偃然受之而八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見私情之納侮于晉也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已非正矣況以成公取汶陽而躬朝于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為霸國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廬陵李氏曰成公朝晉者四三年四年十年四年不見敬十年見止張氏所謂納侮者信矣惟十八年悼公即位之朝無譏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張氏曰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

大夫動大衆以伐之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高氏曰疲命於晉楚而以伐之君子以是惡鄭也

公至自晉

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
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
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
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至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

也必有以也

家氏曰諸侯既除喪而入見于王受黻冕之賜然後成其為君自東遷此禮廢

然亦未有除喪而入見大國以事王之禮而事大國者也宣公挾強齊之援弑君篡國凡可以諂齊而求

悅者無不為矣未除喪而會既除喪而朝今成公借
援於晉率循先公之舊其無王之罪大矣書如書至
所以譏也汪氏曰成公一經此年如晉明年再如晉
十年又如晉十八年又如晉過於事天子之禮蓋當
時諸侯知有霸者而不知有王不以為異
耳春秋莫不書至比事以觀義自著矣

附錄

左傳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公之尸于
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
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
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
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
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
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
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
累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于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傳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杜氏曰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

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趙氏曰凡內自圍者皆叛邑何

氏曰不言叛者為內諱

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

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
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
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

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何氏曰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劉

氏曰不察已之所以失而疾人之不我服強國之行若五伯之事則有之非王道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內叛書圍者七始於此昭十三年圍費二十六年圍成定六年圍鄆十年圍郕圍費十二年圍成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廆咎如

左傳討赤狄之餘焉。廡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氏曰：廡咎如赤狄別種茅堂胡氏曰：經不書廡咎如潰者，晉常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廡咎如，又欲盡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羗種，羗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絕羗患哉？廡咎如潰削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家氏曰：克與良夫得志于鞏，不知自戢，更為此舉。春秋書之，誅善戰也。楚方躡藉中原，晉人不務修明霸業，圖其遠者大者，既滅潞氏，又殄留吁，以為未快，復興此役。此逐利之師，春秋之屢書皆所以貶。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晉來聘之始。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聘而遂盟之於是始左傳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何氏曰惡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不重舉連聘而言之徐氏曰春秋之義舉重畧輕若來盟則不言聘而言盟今言聘言盟嫌其生事也

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

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

也

蘇氏曰此公及庚良夫盟也不書公者二子抗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抗而何

故言聘言盟以惡之番陽萬氏曰聘者故出於其君之命而及盟則出於其臣之私也况夫大夫之於諸侯五等之君皆其君也諸侯之於大夫列國之臣皆其臣也今也列國之臣忘其分之卑而盟五等之君五等之君屈其分之尊而盟列國之臣豈非一時之大夫既不知自有其君而專盟于外則不知有列國

之君而敢於與之同盟也乎高氏曰庚晉之下卿良夫衛之上卿而魯人盟之先晉後衛豈非畏晉之強乎○廬陵李氏曰聘而遂盟例五此年荀庚良夫十一年卻犇襄七年林父十五年向戌其皆書日一則以別於微者一則以別於前定也

鄭伐許

附錄

左傳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鞅朔韓穿荀驪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齊侯朝于

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真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營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

其實乎吾小人不可
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甲定王二年 四年 晉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二蔡景五鄭
戌十年 襄十八卒曹宣八陳成十二杞桓五十

宋共二秦桓
十八楚共四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王氏曰宋入春秋未嘗聘
魯文十一年公子遂雖往而宋不報也華元之來其為
共公謀昏張本乎臨川吳氏曰晉衛二國相繼來聘以
三年春同會伐鄭交結和好也廬陵李氏曰經書宋聘
魯始此終春秋宋聘魯四此年及八年
華元襄十五年向戌昭十二年華定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也杜氏曰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汪氏曰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為太夫是為武仲

公如晉

左傳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張氏曰晉景公勝齊而驕也高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汪氏曰成公此年朝晉而取教忽之辱豈非禮愈繁而身愈卑徒自屈而已耳

葬鄭襄公

汪氏曰喪未五月葬之速也太不懷也

秋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通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家氏曰甚哉魯成中無所主逐變而屢遷也始與晉人連兵伐齊以有鞏之勝謂當與晉為睦曾未幾月率先諸侯受盟于楚猶幸晉人之無討也去年如晉今年又如晉正所以救前日盟之過一不為所禮又將叛而即夷春秋於魯成之從楚適晉備書以貶之也

冬城鄆

公作運

杜氏曰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孔氏曰魯有二鄆此西鄆也成十六年傳晉人執季文子公待于鄆即此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東鄆家氏曰鄆有三莒之別邑亦曰鄆九年楚人入鄆是也魯自有二鄆文十三年城諸及鄆此東鄆莒魯所爭者也成十六年公待于鄆此西鄆今此所城也春秋譏魯人不務安靜而輕于用民力鄆雖城何益哉

鄭伯伐許

左傳冬十二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樂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

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

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

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

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何氏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

其意以著其惡。家氏曰：父所為義已繼之為孝，父挾夷楚之援，陵暴小國，歲再用師，其子繼世而不能改是之謂濟惡庸得為孝乎？不書子而書爵，絕之於名教也。廬陵李氏曰：鄭自隱十一年入許之後，鄭許世讎至此。凡書於經者，又四侵伐矣。然考左氏所記則邲戰之役，鄭許首如楚蜀之役，許乘楚車，是許與

鄭皆南面事楚者鄭方從楚何得如
此晉楚之救不書於經事未可信也

附錄

左傳晉趙嬰
通于趙莊姬

乙定王二十五年

晉景十四齊頃十三衛定三蔡景六
鄭悼公費元年曹宣九陳成十三年杞

桓五十一宋共三
秦桓十九楚共五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
嫁曰歸反曰來歸

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

汪氏曰叔姬始
嫁不見於經與

鄭伯姬同婚姻
得禮常自不書

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
家氏曰此
與他悖義

之出者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或以疾而來歸非
杞之絕之也故春秋書其逆喪歸葬無貶辭臨川吳
氏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其子求婦而僖公以次
女叔姬與之歸為杞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夫婦
年皆六十之上而姬始被出而歸疑是叔姬無子杞
桓別有妻子為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願歸魯故叔
姬既卒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
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
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
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汪氏曰郊伯姬杞叔
姬皆出而來歸然叔

姬書杞伯逆喪以歸而郊伯姬來歸之後不復見於經則其善惡優劣不可以驟觀矣

附錄

左傳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

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之明日而亡

仲孫蔑如宋

左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蔑僑如逼於留令連興侵晉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謹於邦交者固如是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作秀

左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杜氏曰穀齊地高氏曰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此之謂非禮之禮故以大夫會大夫書之汪氏曰自文十一年彭生會卻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梁山崩

左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

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輓之輦者曰
所以輓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
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為此召我
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
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
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
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
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續乎
攘善也杜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
北張氏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

梁山韓國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

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為晉所滅而大夫

韓氏以為邑焉

汪氏曰春秋之初晉滅韓曲沃莊伯之弟韓萬以為采邑

書而不

繫國者為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

高氏曰先王之制名山大川不

以封梁山雖屬於韓而非諸侯正受封之地故春秋書梁山崩而不繫之國者為天下記異也是以不書

晉夫國主山川豈特晉當之哉左氏載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

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

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

荀子大畧篇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

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

高宗克正厥事

書高宗彤日祖己曰

惟先格王正厥事注先格王之非心後正其所失之事

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

之是也

詩雲漢序美宣王也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

徒舉

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

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

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

汪氏曰自此至昭十

六年凡六十年經書弑君唯晉州蒲齊光衛剽吳餘祭蔡固莒密州楚虔凡七滅國惟舒庸鄆萊偃陽舒鳩賴陳蔡州來凡九耳故徐顏疏云註誤今考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何氏謂宣成以往弑君二十八亡國四十證諸經亦不合抑并春秋所不書者言之如穀梁三十四戰者數

其應亦懽矣春

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忽諸

范氏曰山者陽位君

之象也象君權壞家氏曰穀梁具載伯尊所以告其君者以為伯尊掠路人之美以為已能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其實伯尊以道路鄙淺之言復之於君失懼災之意夫子必無是言也春秋於沙鹿梁山二大異特筆而書之以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自是而始縱具文應變何足言哉是固天下之異而皆見於晉者周自東遷賴伯者以存齊既衰獨有晉在而比歲以來君庸臣貪坐聽霸業晉之削中國之憂也意舊史必書晉梁山崩春秋削之實為天下記異也

附錄

左傳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

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

華氏宋公殺之

秋大水

張氏曰山崩大水陰盛之徵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傳十一月己酉定王崩高氏曰不書葬罪諸侯之不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貜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程子曰天王崩而會盟不廢書同見其皆不臣何氏曰蟲牢鄭地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

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

杜氏曰言同盟服異也何氏曰約備強楚汪氏

曰即穀梁所謂同外楚也

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

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

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盟

牢之盟不顧甚矣薛氏曰王崩而為會盟無王之甚也王氏曰是盟乃何休所謂同心為惡惡必成者也蓋諸侯之同盟實有同外楚之心而不知悖於尊王之義天子之喪人道始終之大變諸侯相見揖讓入

門而聞計則不得終禮况已聞而猶相與會盟不亦
無人心乎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故襄王方崩則晉
魯之卿會盟王都之側而不奔喪簡王方崩而邾與
晉衛修朝聘于魯而不修弔事益將以是為常而不
知愧甚者靈王之計音已達于天下而諸侯旅朝于
荆楚且俟致祿執紼越歲踰時而後返而魯不遣一
介行李問國恤於京師也吁可歎哉廬陵李氏曰鄭
自邲戰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
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盟誓此所以竟不能服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春秋大全卷二十二